浅谈唐代边塞诗中的音乐描写及其作用

——以胡笳为例

赵昕然　　（华东政法大学　　201600）

摘要：胡茄，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古老乐器，从唐诗中看，胡茄与唐人的生活密不可分，特别是在边塞诗中被多次使用。由于胡茄自身具有丰富的音乐表现力，并且在唐代边塞诗中被诗人寄予丰富的情感，它，形成了边塞诗必要的情感寄托，成就了独特的意象，构成了荒茫辽远悲戚的诗境。本文将从其缘起、抒情作用、意象与诗境等方面细探其在边塞诗中的作用。

关键词：胡笳；边塞特；音乐描写

边塞诗是一个兼具了壮志与伤感的古老话题，每一首边塞诗中都会具备“乐”这个元素，可以说“乐”是戍边将士们故乡的思念，与家人的分离的孤寂，行军反战的悲伤，前途渺茫的无奈等种种感情寄托，而边塞中胡乐居多，而使用在音乐中的描写中最多的胡乐器便是笛、胡笳、角、鼓等，本文主要从笳使用来谈谈唐代边塞诗中音乐描写及其作用。

一、唐代胡乐的盛行与边塞诗中的胡乐

唐代是一个思想自由，社会开放，文化繁荣的年代，这个阶段民族不断地融合发展，这样的文化繁荣是基于辽阔的疆域和民族融合。这一期间国力强盛，统治者开明大气，并且推行开放的民族政策，于是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密切往来，或是在唐王朝的统治下的民族自治，或是类似于汉王朝的和亲，或是征战异族，或是边镇交锋，或是臣服。这样的形势带来了文化的交融与碰撞，为中原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。

边塞诗亦或是边塞诗中的胡乐、胡乐器都是这种民族大融合产物。这一时期西域音乐大量传入中原，胡乐的传入达到鼎盛时期，各民族之间音乐的交流融合，影响到了中原地区的音乐发展，燕乐就是中原地区本地音乐和胡乐相结合的产物。胡琴、羌笛、胡笳、琵琶、角等具有异族特色的乐器也随之传入。少数民族地区广阔雄壮的自然风光，民族战争的残酷，征战边疆、保卫祖国的壮志豪情，关心天下苍生的人文情怀，民族友好往来、少数民族新奇事物的描绘都成为诗人笔下写作的主题。在这辽阔的疆域内，极具异域风情的自然风光，加之频繁的民族战争，动荡的社会局势，这些自然风光常被诗人以借景抒情的手法抒发各种各样的情怀。胡笳的“悲”主要源于边塞战事频繁这一面。

二、胡笳在唐代边塞诗中的抒情作用

（一）笳乐声自身的抒情性

笳，即胡笳，是古代的吹奏乐器，汉代流行于塞北和西域一代，是汉魏鼓吹乐中的重要乐器，唐朝十部乐中，没有笳的编制，可见笳只是少数名族的乐器。《太平御览》卷581引《蔡琰别转》：“笳者，胡人卷芦叶吹之以作乐，故谓曰胡笳。”此处，我们只从狭义上探讨胡笳。

笳以竹为管，以芦茎为簧，音色悲壮，又名悲笳、哀笳。笳乐声与生俱来的音乐特征就带有哀怨之色。《乐府诗集》题解

他的由爱生妒出自他的男权思想，掌握着妻子的生杀大权。而作为“被嫉妒”者一方的苔丝狄蒙娜，美丽温柔，深爱着自己的丈夫。她心地善良，因同情凯西奥而向丈夫求情，殊不知这正中了伊阿古的圈套。她越是求情，奥瑟罗越是怀疑。从而因“嫉妒”急于探求真相的奥瑟罗，和毫不知情为凯西奥说好话的苔丝狄蒙娜形成了尖锐冲突，此时矛盾加深。

这一场里，奥瑟罗不断追问着手绢的事情，而苔丝狄蒙娜一心帮助凯西奥。“它丢了？不见了？说，还是找不着了？”“那你拿来，给我看！”“给我把手绢拿来，我放心不下”“手绢！”“手绢!”“手绢！”“滚开！”[10]语气一次比一次加强，以至最后的破口大骂，奥瑟罗的嫉妒已膨胀到顶端。此刻他丝毫不相信苔丝狄蒙娜的话，在他眼里，她就是一条毒蛇，一个娼妇，一个不要脸的女人。这时的手绢已经成为了一种象征，是苔丝狄蒙娜贞洁的象征，也是对丈夫忠诚的象征。它的丢失，在奥瑟罗眼里则表明了妻子的出轨。而蒙在鼓里的苔丝狄蒙娜却被吓呆了，眼前的丈夫已经不同于往日。她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她很难过。两人此刻的冲突也上升到白热化阶段。

当奥瑟罗在凯西奥那里见到手绢，矛盾强化，奥瑟罗在伊阿古的怂恿下，便产生了掐死苔丝狄蒙娜的念头。冲突达到高潮。苔丝狄蒙娜苦苦哀求奥瑟罗——自己的丈夫放过自己，并向他解释。可红了眼的奥瑟罗，已经嫉妒得昏了头，冷酷地拒绝了她。“哦，亲夫，赶走我，可是别杀我！”“杀我，就让我活过今夜！”“就过半小时！”听着苔丝狄蒙娜的声声哀求，无动于衷的奥瑟罗只回答了一句话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等不了。”[11]甚至都不容苔丝狄蒙娜再做一次祷告，此刻冷了心肠的奥瑟罗完全变成了一头野兽，丧失了理智，对苔丝狄蒙娜恨之入骨，杀之而后快。苔丝狄蒙娜死了，美好的事物被毁灭，悲剧酿成，同时这一组的冲突也和解了。明白了真相的奥瑟罗为了谢罪拔剑自刎而死，伊阿古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凯西奥也受了伤，这所有的冲突至此都达到了调和。

“嫉妒”这一主旨具有时空超越性，永远烛照着人们的心灵。随着三死一伤的结局，这部悲剧拉上了帷幕。只剩下余恨久久地在读者心中游荡，挥之不散。

注释：

1.郑传寅，黄蓓.《欧洲戏剧史》.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8.6：163.
2.<英>莎士比亚，卞之琳译.《莎士比亚悲剧四种》.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8.3：223.
3.<英>莎士比亚，卞之琳译.《莎士比亚悲剧四种》.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8.3：195.
4.<英>莎士比亚，卞之琳译.《莎士比亚悲剧四种》.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8.3：253.
5.<英>莎士比亚，卞之琳译.《莎士比亚悲剧四种》.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8.3：223.
6.<英>莎士比亚，卞之琳译.《莎士比亚悲剧四种》.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8.3：295.
7.<英>莎士比亚，卞之琳译.《莎士比亚悲剧四种》.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8.3：296.
8.<英>莎士比亚，卞之琳译.《莎士比亚悲剧四种》.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8.3：297.
9.郑传寅，黄蓓.《欧洲戏剧史》.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8.6：164.
10.<英>莎士比亚，卞之琳译.《莎士比亚悲剧四种》.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8.3：284.
11.<英>莎士比亚，卞之琳译.《莎士比亚悲剧四种》.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8.3：329.

作者简介：

刘蒙，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文学院13级戏剧影视专业。

引《蔡琰别传》记载："胡人思慕文姬，乃卷芦叶为吹笳，奏哀怨之音。"笳发音柔和、浑厚，音色圆润、深沉。李硕在听了董庭兰的演奏后写下了《听董大弹胡茄声兼寄语弄房给事》："蔡女昔造胡茄声，一弹一十有八拍。胡人落泪沾边草，汉使断肠对归客。"无疑再次印证了笳乐自身具有悲愁之感的审美特征。此外，也可从笳乐给人带来的情感变化窥见笳乐本身的悲愁之感。据《晋书刘琨转》载：刘琨在晋阳被西域人组成的军队重重围住，无法脱困，于是，"琨乃乘日登楼清啸，贼闻之，皆凄然长叹，中夜奏胡笳，贼又流涕欷歔，有怀士之切，向晓复吹之，贼并弃围而走。"王昌龄在《胡笳曲》中就是运用了这一典故，写出了"自有金笳引，能沾出寒衣。"崔融也写道"夜夜闻悲笳，征人起南望"等等。笳本身就是伤别离时所用来感物伤怀之物，至于各种涉及胡笳之乐的诗句都带着悲愁之感，令人顿生凄悲之心。胡笳的悲音与边塞诗以"悲"为主题的情感基调紧密相连。

（二）诗人以笳声为寄托的抒情性

唐朝从建朝之初到其后几百年间，不断受到外族的侵犯，直至高宗、武后时期，唐开始发动大规模的战争，而且连连获取胜利，这种战争的胜利大大的激发了唐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，一时间从军报国，建立功勋成为唐朝文人士子的共同选择，这一时期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诗歌盛行。边疆王维在《燕支行》："叠鼓遥翻瀚海波。鸣笳乱动天山月。"以笳乐描绘出战斗的场面、笳声甚至使关山震动，整体上呈现一种掩不住的豪情，掩盖住了战争本来的残酷与远方家乡的思念。王维笔下这位将军勇赴边关、驰骋千里、威慑敌胆、威武雄壮，气吞山河。王维把盛唐人强烈的自信心、自豪感和英雄主义凝聚成的爱国豪情，一股脑儿地倾注在这个英雄将军形象上，赋予其超凡的武功和非凡的力量。在这征战场面之后，也体现出诗人渴望像卫青、霍去病一样"誓辞甲第金门里。身作长城玉塞中。卫霍才堪一骑将。朝廷不数贰师功。"这种保家卫国，建功立业，做一个英雄将军的愿望。也有"鸣笳叠鼓拥回军，破国平蕃昔未闻。"（岑参《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》其三）衬托封常清大军凯旋的气势。但是在战争中惨遭牵连，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可谓苦不堪言，诗人由此产生了浓重的反战情绪，也有对统治者穷兵黩武的谴责，以被迫分离远赴他乡的孤独与无奈等等，笳这个异族乐器为边塞诗的写作带来了新的气象。

1.眷恋故土，以笳乐寄愁情

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政权聚集，民族冲突频繁，边疆战事吃紧，王昌龄在《胡笳曲》中写道："城南虏已合，一夜几重围。自有金笳引，能沾出寒衣。听临关月苦，清入海风微，三奏高楼晓，胡人掩涕归。"边塞战事吃紧，兵临城下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胡笳却起了作用，胡人听了用笳吹奏的曲子后，不禁怀念起家乡，都泪流满面地撤走了，与之对峙的戍边战士也离家已久。戍守边关是辛苦的，这无奈心酸只能"清入海风微"，战事苦的不仅仅是戍边战士还有守候家乡的亲人。笳声的悲切渲染了那种对故土的眷恋与离家的悲苦。且有"且悦清笳梅柳曲，讵忆芳园桃李人"（辛常伯《军中行路难》），吐露思念亲人的怨苦无奈心情。

2.战事悲凉，以笳乐表达反战情绪

关注现世的诗人杜甫在其《后出塞》组诗中叙述了战争的残酷。在《后出塞（其二）》："悲笳数声动，壮士惨不骄。"诗中透露了边塞凄惨萧条的战争氛围"马鸣风萧萧"，落日西照，将旗猎猎，战马长鸣，朔风萧萧的画面，雄浑苍劲透露着明显的悲壮意味。"风"一字，带来边塞之气。入夜后，明月高悬中天，因军令森严，万幕无声，荒漠的边地显得那么沉寂。忽而，数声悲咽的茄声划破夜空，使出征的战士肃然而生悲壮之感。作者以静衬动，荒芜寂寥的边夜更显出茄声的雄壮。这首诗层次井然，写景抒情，都有序承接。一个"悲"为诗定调，一个"笳"为之渲染，纵观《后出塞》五首，构成一个整体的故事，战争将"良家子"带走，报国理想破灭以后，只剩青山依旧，人物已非。这悲的是战争的残酷，悲的是边塞之梦的不切实际。

3.亲故分离，以笳声诉离别之苦

岑参《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》中写"君不闻胡笳声最悲？紫髯绿眼胡人吹。吹之一曲犹未了，愁杀楼兰征戍儿。凉秋八月萧关道，北风吹断天山草。昆仑山南月欲斜，胡人向月吹胡笳。胡笳怨兮将送君，秦山遥望陇山云。边城夜夜多愁梦，向月胡茄谁喜闻？"开始就说，朋友啊，你不知道那胡笳之音最悲伤，到了那边地，那金发碧眼异域之人吹起来更是悲伤，一曲都没有吹完，那勇猛的征战楼兰的将士就伤愁起来。后面又写，天气渐凉的深秋八月，萧关道那劲风会吹断天山草，点明了那边关的环境恶劣，后面又用胡笳这种乐来送老朋友颜真卿过昆仑山。"秦山遥望陇山云"，恐怕以后很难再见到。那边关战事吃紧，不希望听到胡笳这送别之乐，全诗多处提到胡笳，使其成为一种离别的意向。"胡笳听彻双泪流，羁魂惨惨生边愁"（戴叔伦《边城曲》），"一雁过连营，繁霜覆古城。胡笳在何处，半夜起边声。"（戴叔伦《关山月二首》之二）中以笳声勾勒出边塞古城的清冷寂寥，夜半胡笳弥漫在边塞军营中，戍边人心情凄凉，家中亲人现在何方。

4.行旅艰辛，前途渺茫，以笳声抒无奈飘零之悲

骆宾王《晚度天山有怀京邑》："旅思徒漂梗，归期未及瓜。宁知心断绝，夜夜泣胡笳。"诗人在历数自己一路转徙的生活之后，随着胡笳之音萦绕，悲哀伤感之情，漂泊无依之意，最终无法抑制，只能在胡笳之音中哭泣来宣泄。在这绝域之地，苍凉之景下，不能进退的境地，唯有胡笳能抒发内心无奈。

三、 胡笳在唐代边塞诗中所形成的独特意象与诗境

笳在边塞诗中的多次使用，成就了它独特的意象。诗歌的意象可以形成一种品质，对于诗人而言，可以以之寄托其高尚情趣。在边塞诗中，笳寄托了思乡，战事，离异等以悲为基础的情感，笳作为一种典型意象让人们自然联想到：边关、异域、胡人等。如卢照邻《战城南》"笳喧雁门北，阵翼龙城南。"王翰《凉州词》"夜听胡笳折杨柳，教人意气忆长安。"戴叔伦《边城曲》"胡笳听彻双泪流，羁魂惨惨生边愁"等。

中国传统向来将离别视为人生的一大缺憾，也是人生的一大主题，在唐代胡茄多被用作送别之时吹奏，其悲凉慷慨的乐声，渲染了离别气氛，让听者联想起那边塞荒地，让人感觉塞外苍茫之气扑面而来，这种形象又转化为诗人内心的感受。茄声悲凉的声情与边塞苦寒，战争艰难的空间环境所贴合，送别时的那种悲悲切切，愁云惨雾的情感弥漫，胡茄的悲凉声和胡茄琴曲营造的气氛与送别情感主题相辉映，更显送别的哀婉凄凉。"音乐是一种隐性语言，其旋律和歌辞中就蕴含着一定的意味，当它被文字化并进入诗歌时，所蕴含的靠听觉感受的情韵，自然地转而与高度浓缩的曲调名结合，使得曲调名和乐器成为形式与内容合而为一的意象。"

"古诗之妙，专求意象。"诗歌所追求的韵味，意境需要这独特的审美意象来成全。胡乐成了边塞诗中特有的情感符号，诗人们就在胡乐构建的氛围中感受边塞特有的生活韵味，塑造自己的诗魂。中国传统艺术是讲究诗乐器一体的，从诗经到乐府以至词曲，诗与乐密切相关。而"笳"则是参与诗歌创作的一环。笳声、边愁、塞上图景构成一种或凄清或雄浑的诗境。

哀婉的笳声，勾起思乡之情，报国之心，反战之意，离别之苦，漂泊之悲等，笳声悠长，其中蕴含之意也越发悠长。岑参在《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》中写道"胡笳一曲断人肠，座上相看泪如雨"足以见得笳声联结了诗中之情，诗中之画，诗中之律，引发作者与读者的情思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崔玉梅.初盛唐边塞诗中的胡乐器解读[J].甘肃联合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，2006（06）.

[2]宋.郭茂倩．乐府诗集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9.

[3]杨旭珍.《唐代胡笳诗研究》.